

我之史談

我之史談

枕
壺
題
簽

民國五年十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我之史談一冊

大洋六角

著者淮陰陳卜勳醫隱

點定者

桃源馬逢伯
漣水姜藩卿

發行者聚星草堂

淮陰郵局
對巷本宅

序

船山王氏有言曰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焉匹夫匹婦之與知聖人莫能違也然而君子之是非終不與匹夫匹婦爭鳴以口舌爲名教故其是非一出而天下莫敢不服流俗之相沿也習非爲是雖覆載不容之惡而視之若常非秉明赫之威以正之則惡不知懲善亦猶是也流俗之所非而大美存焉事跡之所闕而天良在焉非秉日月之明以顯之則善不加勸故春秋之作遊夏不能贊一辭而豈濯濯諄諄取匹夫匹婦已有定論之褒貶曼衍長言以求快俗流之心目哉又曰論史者有二弊焉放於道而非道之中依於法而非法之審衷其所不待褒而君子不以爲榮貶其所不勝貶而姦邪顧以爲笑此旣淺中無當之失矣乃其爲弊尙無傷於教無賊於民也抑有纖曲鬼瑣之說出焉謀尙其詐諫尙其譎徼功而行險干譽而違道獎詭隨爲中庸誇偷生爲明哲以挑達搖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機巧裂人之名義而使枉此其於世教與民生也災愈於洪水惡烈於猛獸矣淮陰陳子醫隱遽于史學於書無不窺與余交最相得今出其我之史談屬余序其首余于論史之術滕口盲目然觀其所論可以知其爲人矣綱舉目張錙較銖量設身於古之

時世爲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爲爲己之所身任引伸浚求博證協一深合於船山
論史之術推其所以然之繇辨其不盡然之實均於善而醇疵分均於惡而輕重別因其
時度其勢察其心窮其效余故撫拾船山之言爲陳子談史之發凡世之讀者庶可得其
蹊徑矣五年八月海虞徐覺序

自序

嘗思由漢逮今史書可分五大時會龍門創始於先班氏紹承於後昌明博大各具所長此史書之景運時會也乃或者抑司馬而揚孟堅焉譏司馬者謂其論大道則先黃老序游俠則退處士傳貨殖則崇勢利也夫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傳貨殖意在富民也假儒遠遜真俠腐敗而竊道義之名緩急極不可恃不如慷慨激昂轉有排難解紛之用序游俠意在強民也秦政暴虐楚漢戰爭天下塗炭無一日寧與民休息救時之藥石先黃老意在不擾民也高帝以不擾收效而文帝孝武以富強稱千古此史記一篇大主見也但其腐刑受辱含冤未平立論或激情不自禁論人者當原心而求命意不可徒責其偏也至於揚班氏者謂其改陳涉項羽爲列傳而以鴻門一事記入樊噲傳內齊孝王趙幽王各序其事於本傳之中較之太史尤爲體例得法不知此特往事稍爲變通耳若肅宗問以制禮作樂則亦無所知也且白帝赤帝斷蛇交龍樂道津津不自厭其誇誕實亦未明大道而矜然不惑者也揚班氏而抑司馬吾所不取焉至若後漢成於范曄三國著於陳壽晉書繼於太宗規步前賢尙堪節取沈約宋書好爲詭異之談以廣見聞之用而不知繁雜無體幾於演義無殊南北史不作志書竟使數朝制度損益如何沿革如何至於湮沒而不可考後周書舖敘病多實錄蓋寡統究其失或郡縣則戶口不詳炫符瑞而矜誇新異重鬼神而畧於人事傳瑣碎而拋其精要文弱識卑此史書之劫運時會也迨乎有唐昌黎韓氏史才也使取齊梁以下諸事揮其點竄堯典舜典之筆塗改生民清廟之才原道關佛之學識或存或削閼閼辨僞淵然若然浩無涯涘直可上追太史之隆不僅起衰八代而已乃柳州勸之不爲不亦惜哉唐書五代筆氣不如史漢之高然已一掃齊梁之陋持論純正頗知大體巍然爲

自序

二

一代典章資治綱目矯正前誤削去黜蜀帝魏之謬使兩間大義晦而復明此亦史書之中興時會也宋史成於歐陽玄紀載過三百載始終僅一周期限於短迫之時竟同急就之章陳氏謂其不成書焉元史有紀傳而無論贊實壞史家之體裁蓋史者所以褒善而貶惡也無論贊則善惡不明將何以爲懲勸歟由於阿順其君而有懼禍之心方諸董狐直筆抱憾良多上不足以窺班馬下不足以接盧陵此史書之擾亂時會也由明及清主四海者雖有漢滿之殊然國體未改政體無大異也降至清末由君主易爲民主由專制易爲共和而此數千年史家之體制亦必因之一變此史書之革命時會也將基此而轉入景運中興乎抑基此而淪入巨劫擾亂乎吾不敢爲史必也所猶堪共信者古文雖不適於今茲而往事足以爲人觀感而懲戒者未可盡廢試觀往古之方鎮專肆權奸病國文人才俊之意見黨派何嘗有益於人有益於己推其極內則釀成銅馬黃巢張李之亂外則招來五胡金遼蒙古也先之禍流毒無窮同歸於敗處處皆可痛心安得冥然罔覺乎此我之史談所由作也晉國偷安危機四逼猶復絲竹娛情醉鄉遁跡羞惡兩字日就消亡五代搗亂暮晉朝梁脂韋爲能守正則迂談貞說義聞者厭之宋末明季爭圖私利不惜引狼入室執贊事仇令中國河山入外人版籍痛痿不關毫無慚作自稱漢族信能對高帝文帝孝武光武而無愧乎信能對兩漢之篤實剛毅人民而無愧乎事雖陳蹟殷鑑昭然此亦我之史談所由作也我作此史談也吾甚願革命巨劫不復見而中興景運無窮期至於古今文字升降變遷細焉者也雖然名之以我者何曰我一人之言偏謬實多非天下名賢所屑道也我一人之見卑卑不高不足以發明前人義蘊也僅乎爲我之史談而已丙辰秋仲陳卜勳自序於聚星草堂

讀史隨筆

淮陰陳卜勳著

秦漢以上謀國是者公諸民視民之從違爲從違後則專聽一己之從違專聽外戚內宦之從違專聽宗室權奸以及強隣釋氏之從違此歷代政局變遷之大旨也雖獨斷亦可以集事而宗室外戚方鎮之賢者未必不足以與謀然專聽乎此則國自國民自民矣下之忠讜無以貢於上而上之施設絕不詢諸下甯使此輩誤人不容小民愛國故秦之敗也以自用漢之敗也以內宦以外戚晉之敗也以宗室唐與五代之敗也以方鎮宋明之敗也以權奸以強鄰而元之敗也以釋氏

以庶民之從違爲從違善則善矣亦必民之識見胸襟實足與謀而後可也西周初年雖兎置之野人可以作干城腹心之選東周末季即布衣賣漿者流尙足救趙魏而却強秦不然自不能善何足助上以善其國也即上之殷殷詢訪不將有築室道謀之誥歟古訓云自新新民吾則曰自新新國

專制非新詞也唐書曰安氏專制三鎮云云是則方鎮有方鎮之專制外戚有外戚之專制權奸有權奸之專制不僅一國元首有專制患也後世疾專制者莫不曰始皇實則秦之尙此彼亦有所爲也周末不振紀綱廢弛散漫擾亂純屬毫無心焉惡之故力矯其弊而救其失不知周末之亂在諸侯不在百姓也諸侯不守法非百姓不守法也誤在此處未能辨清高帝知之故其待大臣則頗學始皇待庶民則力反始皇蓋合周政秦政而制成一漢家之政者也亦專制之能手

無論何等國體政局非得好人不可尙專制非君好不能福世不尙專制非民好不能福世專制之朝政之好否民無

干涉權也。非專制民則有權矣。抑知權之所在即責之所在也。若見識學力不足以善事心地品格不足以稱職則始皇有知必將笑我矣。許民謀國進謀者愈不可不審許民言事進言者愈不可不慎。非僅變一國體易一政局即可以平治天下也。

史亦未可盡信者也。讀史者不當僅求於字句之內當兼求諸字句以外以爲盡不可信。非善讀史者以爲盡可信亦非善讀史者。蓋史臣未必定迫於勢而曲其筆或故意欺人而舞其文多由見識未盡高超傳聞未盡真實未實者既不肯闕文見卑者又自作聰明此良史之不易得也。

關中大飢人相食而餉餽無缺蕭相之功實非尋常之功矣。然當時礦產未開製造未興告貸無所其錢財從何所得來吾欲起史臣而問之謂非取諸民吾不信也。謂非重取於民而能足用吾亦不信也。雖關中未必盡飢然而相去能有幾何當日之民亦大苦矣民何不幸而生於亂世也。

何不功成再釣魚。昔人譏韓信詩也。不能明哲保身責之何嘗不是。但才畧功業至韓氏地位進固多危退亦不免。蓋高祖不容其退也以不世之才立非常之功過多忌之主死可也退不可也。然張良蕭何何以能免於禍也。曰張氏能謀而不能戰蕭何能守而不能戰善戰而又能謀者惟有一韓信較之徒能謀徒能守者迥乎不同故二人可以不死而韓氏獨不能不死使二人亦如韓氏智勇俱全則蕭相不僅於下獄而張氏辟穀無用也。

或疑韓信何以不學范蠡乎。曰范蠡之所以能逃者以海內不僅一國也不僅一國他邦卽爲樂土而信之時則天下一家也海內雖大盡在高祖權力之下何處可以棲遲。夫深山窮谷韋布之士樂飢潛踪以其無人識耳至於負天下

之望而爲舉世所共識。則不能匿跡消聲也。若胡越我之仇也。邊防嚴密。不容他人涉其藩籬。且潛身異國。託人庇蔭之下。則豈韓氏之所願哉。

不獨高祖忌韓信。即羣臣亦皆忌之。君忌於上。臣忌於下。此韓氏所以必死也。人每自患無才。而不知韓氏竟以才死。人每自患不能提三尺劍立不世功。而不知韓氏竟以功死。淮水泱泱。安得一竿煙雨於此終老也。

漢文帝亦專制之君也。然無專制之心。亦無專制之行。不得以專制目之。超出始皇範圍。欲入成康堂奧。二十三年中。如陽春着物。到處生機。無才可見。無智可表。無武功可說。雖使抱非常才智。武功者與之較。皆不足以并稱。而同立蓋其無才者。非無才也。不僅恃乎才也。無智者。非無智也。不僅恃乎智也。無武功者。非無武功也。不必恃乎武功也。有超乎才智武功之上者在也。彼矜其才智。而詡其神武之人。即使其才智武功真有可稱。如漢武之雄才大畧。唐太宗之經文緯武。不知視諸文帝已落第二層。況乎漢武帝。唐太宗。適乎不易及也。

本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是以昔人有進善之旗。誹謗之木。至秦乃有誹謗妖言之禁。其所謂誹謗。豈真誹謗耶。所謂妖言。豈真妖言耶。不過不許百姓發言耳。始皇所行本不足以欺人。亦不可以對人。恐人言其過失。遂爲箝口之禁。然明明不許人言語。此等命令萬不可以布告天下。於是坐以誹謗妖言。用此罪人不爲虐也。高祖除秦苛政。此條亦未刪去。至文帝始命罷之。夫文帝居位守法度。敬大臣。愛庶民。三代後第一賢君。雖不能無過。必不至重多。然猶慮下情不能上達。有過不能盡知。可見天下惟能改過者。必不至於護短。亦惟能寡過者。必不至於惡聞。觀於始皇文帝。則知厚薄大小之不同矣。

趙佗報文帝一書。字字有芒。豪氣逼人。本可以不事漢。本可以不去帝號。前人論其事。漢去號。實由文帝以柔動之。以誠感之。固也。然亦趙氏之自命不凡。不肯將好人盡讓文帝做耳。蓋文帝之書云。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又曰。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觀此數語。文帝自處何等。仁厚廣大。夫以仁厚廣大。全讓於人。而自處於仁厚廣大之反面。豪傑不爲也。彼不忍爲。而吾獨忍之。是不仁也。將不戰而勝吾矣。趙氏稍讓一步。正趙氏爭進一步。天下事有以讓爲爭。以讓爲勝者。此類是也。其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天子賢。今去帝制。亦可以見其自命不凡矣。吾所以讓漢者。非勢力有所不足。一則由於愛民。一則由於敬賢。夫愛民敬賢。豈常人所能哉。自以賢稱。自以雄稱。實非言大而誇。

天下惟誠字最足以動人才。智兵力皆在誠字之下。有才。智可以制人。有兵力。可以制人。遇才智。兵力遠不相及者。不能不屈服於一時。然其服非心服也。必種後日無窮之禍。若我以才智制人。彼亦以才智抗我。我以兵力制人。人亦以兵力自衛。則怨日深。而害日重。雖我之才智兵力終足以壓倒一切。然欲不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以亡。十斷斷乎難能。若不用才智。兵力而我自有以服人。使人亦不用其才智。兵力而自然改其所行。以我服是其間。蓋不知省多少有用之光陰。免多少可憐之民命。餘多少行政之錢財。是誠字爲用。豈不大歟。文帝之用此誠字。豈不賢歟。不然。使文帝以兵戎相見。當時固有能兵之亞夫。未必不可勝越。而趙氏亦一時之豪傑。地險兵強。未必不足以疲漢。兵端一開。元氣暗傷。羽書傍午。內政受阻。則所謂振窮養老。孝弟力田。減稅賜租。諸善政。從何處着手。安能培成數百年長久基業。養成一代忠厚風俗。一紙書勝於十萬兵。以誠感人。也。吾非謂才智兵力之不宜講求。而盡爲無用之物。

但才智兵力不可少而誠字尤不可少。僅恃乎才智兵力則理事者亦能亂事而防患者每至生患。無他不以誠爲之本也。蓋誠者萬事萬物之本而才智兵力則用也。天下事無本不立。千古棄本逐末者甚衆。此漢文所以獨優。漢文不獨對外以誠也。其對內亦以誠。蓋對內不誠雖以誠對外而外人未必信。以爲汝於百姓本一氣相關者。非外人可比。尙不能無詐。況我外人乎。吾外人不易欺也。亦不受欺也。故誠字必以對內始不能誠於國中。必不能誠於國。外國內不能感其誠。國外何能信其誠。漢文所以服趙陀者。不僅恃一紙書也。以其仁民愛物。不獨國人悅服。卽萬里強隣無不爲之心折。早已有一敬愛之心存於中。而一紙詔書又復親切和平。開誠相待。使見之者不覺將平素敬愛羨慕之懷一時提起。而所有歷年積憤與滿懷傲氣全行消滅。化歸烏有。若僅憑國書文詞之工。乃所言與所行迥然不符。則其文在作人雖用盡心血不值識者一笑。欲以欺趙氏而使之受愚。豈不難哉。

文帝之所以過人者。無他。誠信而已。秉此誠信遂能消患未來。不獨漢民受福。卽南越之民亦受福。誠信兩字蓋天下之福星也。每怪宋人於金元契丹大都以詐爲能。或先詐而後信。夫一事詐則無事不詐。一事不信則事事不信。非不信也。我雖信而人不信我也。以我今此之信亦猶是前時之詐也。招禍亡國塗炭生靈皆由此醞釀而成。彼宋人以爲我之深沉大智。敵人未必窺及也。萬一窺破而不售。我不妨再易一術也。卽至一試再嘗盡屬徒勞。不得已而用其誠信。然而遲矣。勢已莫可挽矣。

誠信既足以消患未萌。若不誠不信。不將生事而造亂歟。平已形之患者。前人已不重取。況本無患而生之也。生患而弭之。則弭之之勞已不敵其生之之罪。若但能生而不能弭。則其罪可勝道乎。夫造患而不能平。與有患而消之無形。

其功過固不可以道里計者。然其發源之端。不過必誠必信。與不誠不信而已。古訓曰。誠之爲貴。無信不立。勿謂此等言辭。但爲前人說。不爲後人道也。

或曰。誠信與常人可言。與豪傑不可言。以常人僅合守愚。而豪傑方欲以其才略智術籠絡一切。安可爲誠信兩字所縛。曰。天下有不誠信之智客。無不誠信之豪傑。豪傑而不誠信。則爲奸宄豪猾。不得以豪傑稱。常人而能守其誠信。則是樸實守道之士。不得以常人稱。且漢高之才畧智術。不爲不偉大矣。本之以誠信。而力守其約法之言。則足以掃羣雄。天下既定。稍稍變其誠信。聽譖多忘。妄殺功臣。則不足以制一趙佗。彼歷事既深。豈轉不如前日之才畧智術耶。何。以遇趙氏而自拙也。

漢文帝之文德。漢武帝之武功。皆卓然千古者也。或疑武帝雖有武功。而使海內空虛。不免可惜。夫以天下財謀天下福。用天下財去天下害。取之者無愧。被取者無怨。若將天下之財。取之竭錙銖。用之如泥沙。不爲天下謀福。轉爲天下生害。則取之者有愧。而被取者必怨。武帝重取於民。所以爲民謀福除害也。自平城以後。單于久已輕中國矣。高帝受困。呂后被辱。頻年生事。邊陲不靖。試觀晉代之五胡。五季之契丹。北宋之金人。南宋之蒙古。以中國土地爲牧場。以中國人民爲魚肉。或赤地千里。廬舍蕩然。歸燕無屋。而巢於林。或屠城平堡。血流有聲。或擄君王卿相。繫以巨索。如犬雞相連綴。而百姓之填溝壑。死鋒鏑者。竟螻蟻而已。沙虫而已。雖求一茅簷避風雨。薄粥潤枯腸。較諸玉液瓊樓。尤難得也。何以如是慘且辱乎。蓋無雄才大畧。憂深思遠之漢武帝也。武帝以畢生心力。對付匈奴。遂使終漢之世。無大邊患。宣帝席其餘威。竟使稱臣稽首來朝。可以雪先人舊恥。而對吾中國衆民矣。有武帝則如是尊榮。無武帝則如彼慘辱。

即使海內真現空虛。比諸赤地千里。如何。比諸流血有聲。如何。比諸青衣行酒。白衣見廟。填溝壑。死鋒鏑。流離萬里。爲異邦之鬼。又如何。況乎海內未真空虛也。何則。文景數十年之積聚。國富民豐。實力固極。其充足也有。戰必勝。其所得之財。物牲畜。不可以萬數計也。賞雖多。仍在中國。未嘗流入外邦也。史臣何以謂其空虛乎。曰。欲後人之慎重也。恐其無漢人實力。而欲爭漢人大功。無武帝雄才。而欲步武帝後塵。不免畫虎之不成耳。

漢武征服單于。文景之功也。無文景恭儉愛民。培養於先。則財用不充。民氣不旺。雖有武帝。能將將而衛霍能將兵。不足以圖曠代奇功。天生文景於先。而生武帝於後。布置極當。所以光華中國也。中國自漢武以後。除唐太宗外。無出色之武功。所謂武功者。僅於平內亂。禦外侮而止。欲其封狼居胥。奪胭脂山。而擒頡利。可汗者。無一人。元世祖亦一時之雄也。曰。世祖之雄。不得爲中國榮。明太祖亦能光復神州者。曰。神州光復。大半羣雄之力。非朱氏一姓之能。由漢武以後。數百年。而有唐太宗。由太宗以後。數百年。而有明太祖。相須甚殷。而相遇甚疎。由今而思及明之太祖。由明而思及唐之太宗。由唐而思及漢之武帝。再由武帝而思及文景。真令人低徘徊。欲絕感慨。無窮嗟乎。吾中國豈復有擒頡利而封狼居胥之想哉。（按狼居胥居現爲中國地。吾特就往事言之耳。）

雖然。天豈獨私於漢。獨私於唐於明。而愛之厚之。安知不以愛漢愛唐與明者。而愛今歟。天果愛今。而厚今者。天宜先生如文景之人。而後生如武帝之人。吾知中國必復有如文帝者出焉。必有如武帝者出焉。蓋中國之民困極矣。天豈忍再困之乎。中國之勢弱極矣。天豈忍復弱之乎。須知文景之生。不可必也。則貧弱大患將無已時乎。曰。是不然也。子與氏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民之困。非天困自困之也。國之弱。非天弱自弱之。

也。自甘於困。自甘於弱。雖文景亦無如之何也。

或曰。今日未嘗無文景武帝也。但民德不如漢耳。曰。民不如漢。藥石之言也。是則吾輩當以文景之民爲師。而以武帝之民爲則。文景之民恭儉誠樸之民也。武帝之民雄武振作之民也。力行其恭儉誠樸誠道德輔之以雄武振作精神。則近完全無愧之民。此即公共應盡重責任也。人人以此職任爲惟一之大事。衣可以缺。而此職任不可缺。食可以減。而此職任不可減。視爲得之則生。勿得則死之重要。且抱一寧可守此職任而死。不忍失此職任而生之志氣。果能如是。雖以列邦強盛。其不對中國生敬畏者。吾不信也。何患不富。何患不强。若不究其實際。一着矜其形容。自己粉飾自己。大家粉飾大家。不僅爲先民之罪人而已也。

中國原無封狼居胥擒頡利可汗之望。即能奮發自興。亦必斷無此事。斷無此志。以吾國素尙和平也。夫和平兩字。可以責諸己。不可以期諸人。我雖無封狼居胥之志。不可無其力。雖無擒頡利可汗之事。不可無其勢。蓋無此勢力。我欲和平。人不欲和平也。我求人和。平而人不賞我。以和平也。則人將以晉人宋人待我。而我必受五胡金遼之禍。夫五胡金遼學術不高者也。吾漢人雖敗而能興。雖辱而能榮。若夫學術遠過乎五胡。金遼而其心辣手毒。無異乎五胡。金遼。吾中國一受其制。將無復興之望。而爲萬劫不磨之辱。

以恭儉誠道德輔之以雄武振作精神。不僅中國未到此地位。即素以國度高貴自居者。亦僅行得下句。未能完得上句。果能完得上句。何至以此詐彼虞之心。釀成千古未有之大戰。則知恭儉誠四字之道德。尤爲不易。因雄武振作離不得恭儉誠樸。一離恭儉誠樸。則流於輕儇游俠偏途秦風之小戎齊國之兩狼精神。活潑而道德衰微。故雄武

振作用也。恭儉樸誠本也。若舍本以逐末。古今之受其害者大矣。

恭儉樸誠不難爲也。天下事有富者能而貧者或不能有貴者能而賤者或不能。若此四字不因富貴貧賤而有阻也。亦不勞吾神而困吾心也不勞吾之心神不阻於富貴貧賤是易爲者也。爲之而可以自救救國是急當爲者也。奈何易爲而不爲當爲而亦不爲乎。或曰。自救救國當首重科學。何須乎此。曰。科學不容緩。人人知之如僅重科學而不重道德。則科學愈明而道德愈薄。久之必僅有科學而無道德。有科學而無道德轉足以濟人之惡。益人者必將殺人矣。漢武未嘗無過舉。但其武功之盛迥非後世所可及。論古者不得不舍短以言長。不能學宋儒一味責以黷武也。宋不黷武固矣。宋能禁遼人金人蒙古亦不黷武。耶不能禁其黷武。雖宋人自不黷武終亦不免於亡。何也。責漢武者當責其用酷吏以害民。迷神仙以惑世。興土木以耗財。如此立說即愛之者不能爲深諱也。

漢武好用殘刻生事之徒。殘刻近於老練生事近於敢爲用之似可快意任之必致誤人。始則屢興大獄久則禍及太子。武帝之悔過蓋傷太子之無辜也。太子無辜而不知百姓之更無辜焉。太子可傷而不知百姓有冤莫白尤可傷焉。禍及衆民而不悔禍及骨肉而後悔其悔不已太遲。雖然能悔總算聰明。若糊塗到底者至死不悟聰明知深諱揆其意蓋恐爲人笑也。不知有過即悔既悔則改人當諒以無私美其勇決誰來笑汝日月暫蝕無損光華若知之而不能悔雖悔而不能速改以爲可以謾過天下人又豈料兩腫炯炯天下人未嘗盲也。

悔過亦有不同。口雖有言心未能誠自己或不覺旁觀早識其僞。宋高宗之罪己不如漢武帝之直言蓋漢武聰明勇決之人一知其過則立時決而去之如骨梗於喉不容稍緩須臾以爲吾既有過矣吾何必諱吾既改過矣吾更何必

諱若左掩右飾似往仍還工詞琢句明受暗推名是悔過改過實則洗過卸過故宋高不能動物而漢武頗足感人無他一出於誠一出於僞僞者迫於外勢誠者出自本心李綱力勸高宗雖從總出於勉強不過一紙虛文若漢武原出本心不須人勸也

漢大臣如絳灌霍光皆不以文學稱者然能定大亂立賢君澤被寰區雖以文學名一時者不能過故揚雄詞賦孔光經術轉爲後人添口實遺玷文林蓋文有餘者實不足才可觀者心多僞虛文浮才不及以實心任實事也

漢代元氣高祖以後是文帝培養之武帝以後是霍光輔昭帝挽回之霍光識時之彥救時之傑也故其輔昭帝首在舒民困蓋深知民之困於重斂者非一日矣凡所謂權酒商船算縉錢者皆前人國用不足不得已之一策也前人不不得已而行之後人每繼起而跡之以爲前人既國用不足一旦至我何能使足凡可以足用者其端既非我開其事不妨暫存此前人敝政所以往往久延而無窮者後人不肯便改也謂不知前人之誤乎則固深知其失早惜其非一朝大權入手昔之所以非人者轉不知自責昔之以必改爲期者轉深沉不返如此者雖足以識時不足以救時識時尙易救時實難霍氏不畏其難已剗之民氣轉復文景之舊觀豈不謂之人傑也哉

治術亦多端矣而曰首在舒民困何也曰譬之車馬民者馬也操政權者御手也政治者御之術也今使我馬已痛或繩其足而束其身雖有王良造父之能不可以馳驅進退焉非其御術不精也馬失其行動之力也必也去縛而飽其芻和絡而暢其氣始則平原細草緩緩以行久之精神開展雖下峻阪陟高崗不難矣若曰王造者天下之拙工也我之御術有超乎尋常之外者彼病不能與耶吾鞭之則起矣鞭之而不肯起耶再鞭之則無不行矣如是可以死馬而